

人人周刊

日十月十年四十三國民 期四第 案備部宣中向已刊本



慶祝雙十節與建立民國

學文

慶祝雙十節應該特別熱烈，今年是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一年，是「中華民國」立國以來頂揚眉吐氣像個國家的一年，是中國從牛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開始掙脫出來成為獨立國家的一年。儘管歡呼一番，是無人會反對的。

然而，慶祝和歡呼是很便當的，真正把國家建設起來，使之富強，却不怎麼便當了。

慶祝雙十節的時候，不覺熱烈縮造民國所流的鮮血，是曾經一度被沾污過的。辛亥革命之後，國民黨人以爲革命已經成功，萬萬萬，鬆懈起來，前清的遺老滿奴士豪劣紳混進了黨的隊伍，單單推翻了一個清室，其他一切社會制度，從上而下的全套「國粹」都被保持下來，結果怎樣呢？結果是軍閥內戰，帝國主義侵略日甚一日，使得某些悲觀的遺老，覺得革命還不如不革的好了。

然而，歷史的道路雖然曲折，却總是朝前走的，國人不能永久受壓迫下去，掙扎着摸索着自己的路。中山先生研究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參攷了俄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在民國十三年發表了沉痛的國策。

改組宣言，提出了聯俄，容共，工農三大政策，充實了三民主義，號召「以俄爲師」，要求喚起民衆，要求「武力與人民相結合」，煥然一新的革命氣象出現了。新式的有主義有紀律有羣衆的政黨出現了，新式的有政治訓練和人民相結合的軍隊出現了，革命勢力從廣東的一角，迅速席捲了全國，農民動起來了，工人和知識份子也動起來了，這樣才產生了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這樣才有了光榮的北伐戰爭。

但是北伐戰爭勝利之後，全國人民所渴望的由平等得到了沒有呢？參加過當時勝利遊行慶祝大會的同胞們，現在回想起來，恐怕沒有不喟然嘆息的吧！帝國主義是狡猾的，它們又一度分裂了革命

本期目次

- 慶祝雙十節與建立民國..... 梅、義、林、學文
- 短評(四則)..... 梅、義、林、辛
- 怎樣清潔的善後問題..... 陳、傑
- 無照銀行的清理與奸商銀行的復業..... 莊、生、良
- 上海民衆需要「保甲」嗎？..... 華、清
- 最近環繞着中國四鄰的幾件大事..... 朱、達、剛
- 戰時上海五金業內..... 趙、張
- 沉痛的回憶..... 張
- 男醫導..... 趙
- 奇蹟..... 趙
- 人人信箱..... 趙
- 漫畫·木刻..... 趙

號



的陳練，保存了舊中國全套的「國粹」，買辦官僚又混進，政府的要津，悲觀的青年們又一次失望了，覺着，中國是不會有希望的。

然而，歷史的道路雖然曲折，却總是朝前進的。中國人民不甘淪為殖民地的奴隸，而且確定地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在日本步步進逼下，民族抗戰的怒潮爆發了，學生脫掉了長衫，跑進了農村去「喚起民眾」，軍隊又一次和人民結合起來，人民看見丘八不再是怕而是歡迎了。經過了八年的浴血苦鬥；經過了廣大民眾的忘我犧牲，不管中途有軟骨病者動搖叛變，不管敵人以華刺華的挑撥離間，抗戰堅持下來了，國內和國際的團結堅持下來了，勝利終於得到了。

應該說，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三次的勝利與慶祝，這次的勝利要算空前偉大的了。

不是這次的慶祝又會像上兩次一樣地落空呢？悲觀的人已開始在問。他們看到了許多不合理的事實，不免担起心來。我們應該承認並非他們一定生來軟弱，實在中國人過去的遭遇太苦了，不一味叫叫跳跳，而要利用腦子想想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有一些憂國之意，而很自然合理的。

然而，我們要告訴悲觀的朋友們，歷史的道路雖然曲折，却總是朝前進的！

應該指出，一九四五年的世界，不是一九二一年也不是一九二七年的世界；民國三十四年的中國，也不是民國元年或民國十六年的中國了。

戰爭是塵埃爐，它鍛鍊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戰爭是個學校，它教育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八年的戰爭中，中國的農民從古老的泥土中被震撼出來了，論千論萬的被組織和發動起來，拿起了武器，加入了抗戰的隊伍。這是新生中國的主要力量，這力量動起來很困難，但既發動起來，就輕易不肯止住更不肯倒退的。城市裏的職工和學生有許多跑進農村和農民一起作戰去了，其餘的市民們也飽經憂患，開了不少眼界，認清了不少人的嘴臉。雖然，他們的組織和團結的程度比較差一點，也仍在前進中。這一次鍛鍊，就其規模之廣與影響之深來說，是遠超過前二次的。

在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旗幟也插遍了全球，至少公然反對的人不敢出頭了。雖然改頭換面的法西斯遺孽還蠢動得很利害，而且還不乏有力的魔手在替它操盤。因此過份的樂觀是不對的，應該提防歷史發展路上可能發生的曲折，不是嗎？有些人已經在「裏面吹第二次世界大戰了」我們的責任就在於及時防止侵略思想的復活，儘量減少和避免歷史的曲折，使民治民有民享的真正民國建立起來，始不負先先烈締造民國和拯救危亡中瀝出的多少熱血。始不枉紀念了三十三次的國慶節。

社評

統一幣制

在盟軍開到上海之後，美金票隨着一道開進了上海的金融市場。其中有小票大票銀幣以至非法實票。兌換錢幣的投機生意盛極一時，許多商店在法幣標價之外又增上了美金的標價。

這對於投機家和西思們是件天大的喜事，他們見了不懂行市的外國兵，格外歡迎，對於中國的金融與經濟却不見得可喜。

倘使這裏是美軍佔領區，一時裏沒法幣可供流通，爲了打擊敵偽貨幣，暫時把佔領區的貨幣流通一下，是合理的。但可惜不是。美金在重慶是有其官定價格的，在上海却完全是黑市，美金價格的高漲和數量的增加，打擊的對象恰巧正是法幣不是偽幣。試以美金一元作偽幣，四萬元計算，假如多有美金一千四百萬元在上海市場上流通起來，其促進通貨膨脹的作用，不就是等於多開了一家偽中儲行嗎？

大批美軍將經由上海而回國，大批美國船隻會陸續開來，上海的東西又比美國便宜，美金流通的數量是很容易增加的。

士法郎計收房租的房東們，大加打擊。認爲他們這種行爲在日軍進佔租界之後被禁了的，現在居然又敢在勝利後後了出來，真是可惡之極，應以擾亂金融罪受處分。並且說除了對國外貿易之外，在中國就只應用法幣。誰要是住在中國而對中國的貨幣不相信，那就請他滾出去好了。

我們希望，政府銀行既經在上海復業，把盟軍準備在運用的貨幣，照一定的比率全部掉換爲法幣，這不是爲了和兌換商搶生意，也不單爲了國家的體面，而且同盟大國間應有的禮制呢。（梅）

關於路名的民主

上海公共租界和前法租界的路名，前被偽市政府更改了很多。那些被廢去的路名，完全是許多英國人，法國人的名字，換上的，是中國的許多地名。

日昨市府招待記者時，記者中有詢及此項路名，是否承認之者。錢市長答覆大意是說，上海路名很多，一時無計劃地全去更改，恐怕使市民感到不便；擬不日徵求民眾意見再定云云。

預料不久之後，必然有個提議，以某某路改爲「中正路」以表示蔣主席的偉大，全市贊同，自無疑義。或許又有人提議某路改爲「勝利路」？又，不知有人提議某某等路改爲「羅斯福路」、「特魯門路」、「赫爾利路」以表示對美國之感激

銀錢業清理善後問題

林傑

自十一日起，上海一百一十家銀行與一百八十三家錢莊，根據財政部公佈之收復區商營金融機關清理辦法之規定，這是政府對上海經濟政策之一重要步驟，亦即對一般投機金融家施以處罰。不過，我們應該鄭重地指出：戰後的海上經濟生活，實質上發展，從投機囤積的範圍與附進行為的程度來講，比這些連受設立與行莊更大與更深刻的，這一點暫且不講。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每家銀行與錢莊背後都有某種工商集團與組織支持着，假使不從這方面去追根到底，而僅限於行莊本身的話，那多少是捨本逐末，其效果是很微小的。

同時應該注意的是：一切責任應由行莊的主腦人員來負，小股東的利益應該顧全。

其次，在實行清理的時候，僅僅審查行莊方面所造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書等等報表是不夠的，實際上，投機附進行為不但不從這些報表上發現，甚至不能從行莊中所有簿籍上找到蛛絲馬跡；據筆者所知，八月十一日以後，有許多行莊的日本人存戶，一部份設法改於中國人與韓國人的姓名；此外，行莊本身為了掩護投機囤積而開立了什麼「堂」，什麼「記」等等的存戶，以及清理消息傳播的時候，大規模的改賬與換簿冊，這些內幕是局外人不得而知的，唯有行莊裏的從業員最熟悉清楚；所以，審查清理工作假使不能動員行莊從業員起來協力的話，其效果更其微小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即是被清理行莊中的數萬個從業員的生計問題，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就表示出清理辦法的不完全。照例，對這些投機性金融機關強行清理，是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所擁護的；但因此而使數萬個無辜的從業員遭到失業，並且求活無門的話，這也是良心的中國人民所不願樂聞的；為此，筆者在此大聲疾呼，盼政府當局能够注意這個問題，茲就管見所及！略述解決辦法數點於後：

- 一、在清理期中，勒令行莊當局不得強行裁員，在宣告解散的時候，應訂立最低限度的解款費額。
- 二、辦理失業登記，將附近金融機關財產及因投機囤積而獲得的暴利款部份，作為經濟失業從業員之用。
- 三、市政機關（包括國營的金融機關）應從失業從業員中量才錄用，目前上海各機關大有有事無人做之現象，不能專靠「內地人」，不能等待「內地人」，不能有這種幼稚的觀念。

否？
以民主方法決定路名，這倒是上海市政府的第一樞民主的設施！不過路的名字，於市民生活，尙少切身關係，不悉市政府其他要政，亦擬如此民主化否？（義）

「繁榮」和「混亂」

某要人對往訪的記者答覆詢問，表示他覺得「上海是太繁榮了，可惜有一點混亂。」
可憐的上海，油都快熬乾了，夾道歡呼的民衆，有幾人不是面有菜色的呵！那裏還談到「繁榮」呢？可是，如果以近來夜市的燦爛輝煌，舞廳酒樓利市十倍等等情形而觀，却又不能不令人興「繁榮」之感！故曰「太繁榮了！」他讚嘆之中，實有譏責之意焉！

至於「混亂」，在市民們的眼光中，又豈止「一點」而已！好在我們長處混亂之中，久而不覺其亂矣。只是惟一的希望，就是「物價」——這怪物，在我們何總司令的命令之下，真能站在九月十二日的原防，則別的混亂，如怠工，請願等令人麻煩的事件，想必機會少些吧！（楓）

爲什麼加價

在最近三個星期之內由於爲幣折換老法幣之故，一般奸商平空又高拾物價了，白銀從每斤僞幣一萬元飛漲到四萬元（四倍）；白報紙每令從十九萬元漲到一百萬（五倍多）；最低廉的皮鞋十七八萬漲到四五十萬元，一頂較好的毡帽非四五十萬不可，任何物價品都高漲得嚇人，原來老法幣所帶輪陷區人民的

的依然是物價飛漲奸商發財，不勝失望！由於奸商乘機高拾物價，當局三令五申嚴加禁止，市商會各同業公會也發表宣言勸告同業，結果依然是未見有效。不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十月一日起，京滬甯杭兩路交通接洽之後，立即大事加價，一加就是七倍多，從前從上海到南京快車二等票每張六萬元僞幣的，一變而爲老法幣二千八百元，即等於僞幣四十五萬六千元，京滬來回一次，二等票也是車票就將近一百萬元，三等也得來回一次要近五十萬元，頭等却更可觀了，於是行路更難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了。其次是郵票，更加得利害，一加十倍，一封平信是從老法幣二元加到二十元（僞幣四千元），一封快信要七十元（僞幣一萬四千元）。聽說電報更加得利害，一加是二十倍。娛樂捐也恢復了，照舊收百分之三十，一部份飲食店也照舊收百分之三十的什麼捐了。電車，軒轎也快要加價了，一加是四倍。奸商高拾物價該死，當局會再三表示過將加以嚴重處分，爲什麼驟然在政府手上的交通工具也大事加價以刺激物價之高漲呢？這怎能叫奸商不藉口又高拾物價？希望當局再三考慮，爲八年來倒懸於物價高漲之下的貧苦人民解除痛苦！勿再增加人民的痛苦，尤其不要給人民對老法幣也失掉信仰，否則經濟崩潰的危機是將加深入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加價雖可彌補財政收入，可是這麼壓迫壓利害是得不償失的，對於將主席的減稅減租取銷苛什政策是相反的！（平）

怎樣消弭工潮？

陳良

近月來，本市工潮迭起，被波及的有市政工業，商店，銀行，醫院以及在接收中的敵人工廠，捲入工潮的職工達數十萬人。其中雖多數經有關當局的調解，和勞資雙方的讓步，已獲得解決，但在僵持中的尙有不少起，且有繼續發生的。從其規模和影響看，確是在經濟復員聲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大問題。

工潮的起因，主要是（一）大批敵廠停閉以後，解僱職工要求發給解散費維持費等。（二）被佔的市政工業和英美產業經有關方面接收以後，即局部或成批開除職工。（三）奉令清理的銀錢業和自行停業的廠商，因發給解職金問題，資方不願依據定章辦理，與職工僵持不下。（四）物價高漲，職工薪資不增，間有藉口削減原來待遇者，如某大商店竟取消老工早餐，減少飯貼，因此招致職工的極大不滿。

依常情而論，職工受生活壓迫，向資方提出改善的要求，資方如顧全大局，量力允其所請，那末工潮本可消弭於無形。但事實往往並不如如此，許多資方必須等到職工被迫出於行動以後，才討價還價地接受其要求。這說明資方確實是有提高職工待遇的餘力，但爲了自私，却不願自動採取這一着。

至於就被徵佔產業的情形講，那接收當局正負着百廢待舉，興利革弊的重大任務。這中間爲了駕輕就熟正有賴於許多舊有職工的戮力合作

。何況敵僞及其爪牙，早已畏罪潛逃，留下的無非是遭難磨折，到今天巴望着鬆一口氣的職工羣衆，他們期待於接收當局的不過是「保障職業，安定生活」，俾使他們繼續爲新中國的建設而服務，使當局不能了解這一點，「罪犯」，「降僑者」，當他們，甚至要加以開除，那使他們會感到如何的失望；受僱「英美所屬的市政工業當局假使繼續拖着過去「死硬」的以對待殖民地民族的態度來對待職工，那如何會使職工安心呢？

至於敵廠停閉，那是沒有一個敵廠的職工會表示反對的。他們擔憂了敵人的挫折，回到祖國的懷抱，還不感覺到歡欣嗎？但失業的劫難，却不得不使他們心悽！本市當局雖設立了救濟失業工人臨時委員會，擬訂了救濟的辦法，但遲遲未見實行。是不是辦法欠精密，或者人事有隔閡。不過無論如何，緊急問題應該以緊急方法來處理，遲延祇會延誤事情。

就職工方面講，經歷了許多年的痛苦生活，對資方提出調整待遇的要求。而且所要求也儘不過是「一雙皮鞋」或「幾磅餅乾」的價錢（法幣二千餘元），平心而論，也不能算過份。何況物價高漲以後，所增加的薪資，就僅足彌補物價與薪資的差度，實際收入還是照舊。戰前，一個最普遍的職工收入大概不會低於三十元吧，當時少說也可以購買六七雙皮鞋，或者六七十磅餅乾哩！

其次，在敵僞統治下，職工被壓得不能有些微的反抗，動輒以憲兵，特務相恫嚇。敵僞企業不必說了。許多與敵人勾結的工商資本家也借敵僞勢力來鎮壓職工，因此使得職工待遇更爲低下，低下到簡直無法維持個人的生活。實際上，在如此低劣的待遇下，職工感到痛苦的，還不僅是吃不飽，着不暖，而且是疾病叢生，子散妻離，一天到晚過着愁眉苦臉的生活，一旦天亮了，他們那得不狂歡！那得不雀躍！懷着滿腔的熱望，期待生活的改善。但一切儘是依舊，因此不起而要求，要求不遂，更不得不出之於怠工，罷工的最後一着。當然罷工是不正常的現象，能避免應該避免，但從情理上講，職工確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們爲了喚起社會的同情和評判，曾開列了身受資方壓迫的種種痛苦。論者謂這是「跡近要挾」出於和資方分贖的心理。「照職工的「公告書」內容看來，筆者個人認爲這種論調未免有點「跡近誣蔑」。「要挾」儘可以偷偷摸摸的去進行「分贖」還不至於拿到「雙皮鞋」錢就滿足。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職工們向正義的社會傾吐八年來被踐踏，受委屈的血淚史呀！難道資方的附逆「劣跡」不正是招致職工生活痛苦的個主要原因因素嗎？如果這種「劣跡」損害了民族的利益，那末直接受其損害的首先便是職工。

就事論事，我們切望目前的工潮能够在當局的賢明措置下和勞資雙方相忍爲國的諒解下，獲得公允合理的解決。甫經解放後的上海，建設工作固然千頭萬緒，但千句話併一句講，一切建設工作的進行，總要從「安定民生」做起點，而將佔市民最大部份的生產職工的生活安定了，那就

無照銀行的清理與外商銀行的復業

(答客問)

問 收復區內敵偽直接設立的金融機關，依據公佈的辦法，一律要接收清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敵偽核准設立的金融機關也一律規定予以清理，是否可以因它們中間有許多商業資本而加以區別呢？

答 敵偽核准設立的金融機關不能因為它有商業性質而有所例外。金融機關不比普通商業機構，在做偽佔領期間設立新金融機關，就是說它們對在敵偽佔領下的金融發生興趣和積極參加活動。對國家沒有什麼意義，反而在被佔領區人民生活上添上一層嚴重的威脅。拆穿了說，有些銀行錢莊從未經過過什麼儲蓄存款生產貸放等等金融業務，只不過是囤戶投機家的轉帳庫，賭台老闆的保險箱，敵偽官吏的存贖庫，甚至鴉片白麵的交易所而已，正常的商業資本實在不多。在復興建設過程中，是否需要這樣許多金融機構呢？

就是對於十二八以前已經存在的金融機關，也應該依據過去狀況加以一番調查和審核，不能一概認為「受過封」的，就毫無問題。舉一個淺顯例子，本市的大康銀行是由在偽中儲行吃飽了出來的高級職員張新初和高福九接辦的；中大銀行是孫耀東派它的爪牙收買經營的，雖然它們都是十二八以前設立的銀行。所以金融特派員公署的調查是重要的，並且應是澈底的。

問題需要研究的是怎樣引導這批敵偽核准設立的金融機關中真實的商業資本走上正常的經濟建設軌道，和安插這批金融從業員到其個崗位上去。一掃而光清而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

問 洋商銀行即將復業，它將在新生上的上海金融中佔一席怎樣的地位和作用？

答 談起洋商銀行使我想起中國金融資本薄弱得可憐，一家花旗銀行的資本就抵得上全中國銀錢業資本的總和。雖然花旗銀行在上海是分行

並生

資本是指它總行，但無疑的洋商銀行在華所收受存款的總和(有一大部份華人存款)，是要大大超過華商銀錢業存款的總和。過去它們的業務獨佔了中國的國外貿易，外匯和對華各項投資，華商銀錢業的地位在這樣的對比下是可想而知的，而這樣強大發展的洋商銀行業務，成了中國國民經濟發展上的一種障礙。在不平時它們操縱了整個金融市場，在每次發生金融恐慌時期，華商銀行存款更紛紛逃避入洋商銀行，加深恐慌的困難，妨礙了中央銀行的市場控制和資金調度。

在十二八以後，洋商銀行也遭受很大的損失。聽說匯豐麥加利和大通三家銀行在內地也設立分行，但它們已不經營存款業務，祇經營外匯和國際收支的清算，不像過去在上海所經營業務的廣泛。

今後在中國經濟復興工作中，我們需要外資的幫助，在金融上同樣也需要洋商金融的合作，洋商銀行將在今後中國金融再建過程中有其地位，但也必然是不同於以前的地位，和不是凌駕一切的地位。

我們希望政府依據中國和各國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來訂定洋商銀行在華經營範圍，這是必要的。據報載新的公司法中已增列外商公司一條，想來當對此有週密的規定。

我個人想像中的原則有四點：

- (一) 依據中國和各該國的共同利益，在中央銀行所規定範圍內經營許可業務，並密切彼此合作。
- (二) 在中央銀行管理和合作下，經營外匯業務和清算國際收支。
- (三) 限制存款收受範圍，特別是華人存款外幣存款不再收受。

等於在整個安定民生的工作上，奠定了最基本的步驟。就目前情形講，我們認為首先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一) 市政當局應根據本市的物價情形，同時參酌國營機關的待遇狀況，以每一職工贍養家庭人口四人為計算，迅速規定各業職工的最低工資率，作為各業確定職工待遇的標準，以便澈底消弭工潮。

(二) 當局應命令接收的中外公用企業，除個別附逆違法者外，不得無故解僱職工，以加重失業的危機。如有個別必要者亦應照實際情形，在與勞方共同磋商合作下，擬定妥善辦法，務使忠奸分明，是非大白，絕不宜採取不分皂白集體淘汰的籠統措置。

(三) 對於停閉的敵廠和清理的工商企業應由政府嚴加監督，根據職工生活狀況，規定所屬職工應得的最低解散費或維持費。勒令其限期發給，以穩定失業職工的生活。

(四) 各業同業公會及職工會，應對所屬職工的待遇，進行普遍的調查，擬定改善方案，務使多數工廠企業不必一定等待政府命令或職工要求，而儘先改善職工待遇，藉以加速安定社會秩序。

此外，普通公允而迅速的救濟失業工人，抑平物價，恢復生產都是有關安定職工生活切要之圖，望有關方面戮力同心的力謀解決。

(四) 引導外資參加國民政府計劃中的投資範圍。特別是不能影響中國經濟金融的發展，以致妨礙雙方共同利益。

上海民衆需要「保甲」嗎？

華清

「保甲」是日軍刺刀的產物。

凡是在日本對英美開戰時，住在上海的人，沒有人忘記了上海市區「保甲」產生時的那種情景。日本兵初進租界，對一切英美產業及中國政府的銀行等等，用很快的手段，實行佔領；市政機關，也一下子抓到手裏，他的周圍，中國百姓的眼光中，是含有沉默的敵意的。日本人很體會得到，於是，在漢奸們獻策之下，他想到了中國古代的「保甲」制度，封建的統治者防止農民叛亂的連坐辦法，對於日本人管中國人，很合用。日本人初進租界時，在公共場所時發生炸彈案件，漢奸暗殺事件，這使日本人很不舒服，感覺到統治不夠穩固，他的對策，就是封鎖出事地點，強迫各區建立「保甲」。在封鎖地區之中，居民非但不許進去，連食物亦不許運進去。滬西某地一次封鎖中，曾有貧苦民衆三五十人活活餓死的慘事。在這樣的恐怖強迫之下，中國民衆才不得已而服從了日本當局的命令，來辦起「保甲」來的。在整個時期之中，絕大多數的居民，對於敵人所拚命鼓吹的所謂「自衛」「自治」的「保甲」，始終以消極態度對付之。就是許多「甲長」「保長」，除了少數有意鑽營或藉此魚肉人們的某些惡棍而外，大多數也都採取了敷衍態度。

「保甲」的「成就」和特點

儘管如此，敵人利用「保甲」作為統治中國人的工具，還是相當達到了目的的。在辦理的過程中，敵人是費心血來研究並改進。重田，五島，這個日本特務惡棍，就是「保甲」的大功臣。不斷改進的結果，敵人也可使全上海的人民，從六歲到六十歲，個個到捕房捺下兩份手印紋，（一份在捕房，一份存敵憲兵隊）個個送呈兩張照片。牠已可做到，電鈴一撥，全上海馬路交通却被「自警團」的繩子所切斷，非敵憲兵隊的「派司」不能通行。牠已可做到，裁減警員三分之一，由居民放下職業工作來義務指揮交通。牠已可做到，在一夜時間內，把上海人行道的大部份，掘滿了「單人防空壕」。牠還曾經做到，動員數萬壯丁，警防團名義之下，施以軍事訓練，如果戰爭在大陸上發生，很可能進一步動員他們去和「皇軍」去「同生共死」牠會使

「保甲」代敵強徵廢金屬。牠還打算抽調青年，進行「特務」性的訓練。爲什麼敵人竟能有這些成就呢？

因爲：牠完全利用了「保甲」組織的一層一層純粹自上而下發布命令及強制執行的性質。這種性質使「保甲」，雖然組織了幾百萬市民而無絲毫力量反映民衆的意見，因此絕對無害於高踞在上的日本統治者。其次，牠相當抓緊那些担任「保甲長」職務的主要份子，商人階層的自己怕事，同時又很會轉向居民兇狠的心理，以及貪圖自己處於特殊地位（接近日人，在捕房中認識人）等便利而寧願忠誠服務的的心理。我們要注意，在後期中，這批人雖對「保甲」事務消極，但有些已不是被迫，而頗有點留戀這半官的地位了，他們就成了被利用完成敵人目的的好對象！

自始至終，敵人在上海所辦的「保甲」，具備着極顯著的特點：第一，牠完全以暴力爲強制服從的後盾。第二，所辦的事務絕無一件是符合人民本身利益的（事實上也不可能），完全是爲了敵人的統治。第三，雖然敵人和漢奸們種種方法宣傳，「保甲」怎樣怎樣是什麼「民衆自治」，什麼「地方公益」，人民還是普遍地厭惡牠的。

「保甲」制度和機構應否保存？

現在日本是崩潰了，牠的一切統治工具，如「憲兵隊」，「特工隊」，一切都結果了。在逮捕漢奸的名單中，我們看到有僞特工人員，敵憲兵密探，以及爲保甲委員會「主席」等人的名字。很明顯，這些爲敵作僞的人物是該懲辦的。但是關於「保甲」這制度和機構本身，是否該保留呢？錢市長在濛任演說中，曾經非常着重地，絲毫不含糊地表示過，今後，市政設施，一切都以人民的利益爲前提，凡是有利於民的事，都要去辦，凡不利於民的事，都要廢除。這種原則，誰能不同意呢？那麼，「保甲」之存廢，自然，也應一唯對人民是否有利是視了。過去，敵人所辦的「保甲」，固已證明不利於人民，今後，或許有人主張，即以敵人建立的制度，和機構，用之於防範奸宄，保障良民，甚至於把牠作爲人民的基層組織，以之奠定民主的基礎。尤其是原有吃「保甲」飯的人，顯然是大有意

於繼續「吃」下去，他們自然更會「創造」許多維持「保甲」制度的理由來。我們來看，牠究竟該留還是該廢？

挾制人民能變成保護人民

敵偽的「保甲」制度，主要的工作，是(甲)戶口調查，移動時需報出，報進，換領市民證等。(乙)是頒發市民證，使每一市民，在申請市民證時，必須請求戶長，甲長，連坐擔保其確為良民。(丙)是編組自警團，使每個成年男子都被迫參加站崗，其中的幹部，受半軍事性的操練。

牠現有的機構，是市警察局的「保甲處」，各分局的「保甲系」，各「總聯保」，「聯保」，「保」，各級的機構和辦事處，此外還有「模範自警大隊」或「警防團」，「特別自警團」等等。

牠的一切辦法的實施，機構的建立，無一不是以「遠則嚴懲不貸」等話，威脅而達成，上面已經說過了。

現在看，戶口調查和移動報告制度，防止了什麼人？牠能調查出盜賊的職業不正當而逐之出境嗎？牠能使地痞流氓無處安身，不再為害良民嗎？不能！相反地，牠只是給與某些掌握管理市民權力而道德卑鄙的「保甲辦事人員」和捕房職員們一種作風作福的機會，牠只是給與一切有良心的「保甲長」，許許多多繁重的事務負擔，使他們成為受人唾罵的替身，牠只是使一切無惡勢力作背景的老幼居民，感到無限的麻煩和苦痛。敵偽的原意，是要使從抗戰區來的愛國份子，牠的掘墓人，因戶口制的存在，在淪陷區會無處安身，然而牠錯了，真正的愛國份子是有人民的同情和掩護的，他們仍舊在上海活動。

再看，市民證，照片手印制度，怎麼樣？牠是否使市民得到什麼？牠在辦理嚴格的，交通時被封鎖，路人在烈日暴雨之下，在街頭排隊，受敵憲兵的檢查。後來，稍為鬆懈了，任何新申請的市民證，非幾個月不能發出，申請人為了怕「無證」之不便，就非賄賂不可。問題是在於：敵偽想把在朝鮮「滿州」等地殖民地統治的經驗，搬到上海來，取得每個人的照片，和手印，來便利牠的逮捕愛國份子吧！然而牠也錯了，牠沒有算準在中國統治的時期能有多長，五百萬份指紋，至今也沒有整理好一小部份吧？

最後，自警團有什麼用呢？初辦「保甲」時，大馬路方九設銀樓的盜案中，自警團員可以捉強盜的事，有過一次表演。後來，似乎盜案很少發生，

很有些人認為這是自警團制度的好處阿！也許，封鎖機構的密佈，確使強盜們頗感不便，但是請計算一下，代價是多少！全上海自警團員約七十五萬人，以每人每十天三小時計，全上海人民每月的工作時間損失，等於六百七十五萬五千小時，即相當於每天工作十小時的人員二千餘的勞動。這種損失是加在全體人民的身上，另有崗亭設置費，電鈴裝置費，自警團通知單，簽名簿等的印刷費，保甲雇員的薪俸，模範自警團的制服費，封鎖用的繩子，遊行用的樂器，——永無窮盡的捐款，都得全體人民攤派，一文也少不了地繳奉出來。試問這筆鉅大的負擔，是否已足合敵偽設置一個強大的警察隊而有餘呢？然而，敵人在看相青年的一羣呢！牠裁減武裝警察，加強手無寸鐵的自警團，真的是為「保護地方」嗎？然而，牠也算錯了，時間沒有來得及，直到最後，牠仍舊沒想出運用這幾十萬人的辦法來！敵人在玩弄羣衆，牠又怕羣衆！

我們從「保甲」的本質和牠過去的工作，可以斷定地說，牠完全完全是一種挾制人民的統治工具，任何人斷無可能把牠改變成保護人民的東西。(下接第九頁)

「爺爺，走吧，老是瞧！瞧！」
「噯！差不多了，或許未雨行是關於我們的……。」



P.L.

最近環繞着中國四鄰的幾件大事

朱達剛

據說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目的爲的是民主自由、反侵略，不管是羅斯福邱吉爾以至於特戈爾都是如此公開宣告的，我們，被壓迫者的中國人，但願這宣言是人正確的忠實的而不是空言！現在，且讓我們正目四望看看環繞在亞洲的事實吧！

首先給我們以最大刺激的是暹羅政府槍殺華僑事件，這事件的起因很簡單，爲的是暹羅政府不許華僑慶祝勝利，因而一連十多天在曼谷一帶引起重大的屠殺，直到最近這事件在發展中，華僑死傷已過數百人，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我們要知道現在的暹羅政府是什麼東西，在抗戰期中牠所擔任的完全是日本的幫兇工作，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很順利地攻略新加坡這不能歸功於暹羅政府的協助，讓日軍可以從馬來半島的最狹窄地帶登陸給星加坡以背後一擊而解決了星加坡的。日本之能很快征服緬甸也是由於暹羅政府的幫助，供給他以良好的根據地，充足的糧食和軍需的。暹羅政府無疑的是這次戰爭中的一個大罪人一個戰敗國，應該加以嚴重處分。現在這罪犯的暹羅政府竟敢在英軍佔領下的首都曼谷從事屠殺華僑，屠殺勝利國的人民，不許勝利國的人民慶祝勝利，而且在英軍大軍佔領之下屠殺華僑，這成什麼話！我們不明白，英軍爲什麼對暹羅政府這麼客氣，至今還不全部解除他的武裝？假如是英軍力量不夠的話，爲什麼不請由中國派兵去解除他的武裝？這罪犯的暹羅政府負責人員爲什麼還不加之以逮捕和懲處？爲什麼在英軍大軍雲集之下的

曼谷可以容許他任意屠殺華僑？這些，不免令人失望，遺憾！對暹羅政府這戰爭罪犯人，我們主張加以嚴厲處分，對這戰敗國應該像對日本一般地對待！我們主張由中英美共同把牠佔領，把牠全國武裝解除，逮捕他們負責人員，沒收他們的國家財產，賠償戰爭損失，改組民主政府，這政府應該由佔人口三分之一的華僑選派代表參加！我們要求英軍當局切實負責執行，尤其要保障二百萬的華僑生命財產，如果英軍不能負責時，中國應該派大軍去共同佔領，以保障一切。我們希望暹羅能夠真正自由獨立，脫離一切帝國主義而獨立，解放全體暹羅人民和二百多萬的華僑。

其次是越南的獨立戰爭問題，兩千多萬越南，從前在法帝國主義統治下，在極端嚴厲的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之下，渡過了四十多年非人的生活，朝鮮台灣菲律賓都得到解放了，我們希望越南也能得到她的自由獨立運動的經過，不免令人驚奇，除掉了北緯十六度以北由中國派兵接收投降沒有發生變故之外，由英國接收的部份，全部發生大變亂，主要中心地點在南部西貢堤岸兩大城市，根據連日報載，事實發展的經過是法軍首先發動政變，進攻越南獨立黨所組織所佔據的政府機關並把西貢堤岸佔據了，跟着來的是駐西貢的英印軍協助法軍迎擊越人的反攻，防守電力廠，據西貢三日美國新聞處電報過去四十八小時中又發生二次惡戰，一次爲英武裝部隊與越人作戰，另一次爲日軍與越人作戰，越人對日軍作戰

作戰採取挨戶戰方式，——這裏很值得注意的是宗主國的法國開始進攻越人，目的當然在於恢復她在越南的統治，希望可以永遠佔領越南，以維持法國的內繁榮。奇怪的是爲什麼爲自由民主獨立而戰的英軍也協助法軍攻擊越人？更奇怪的是日軍在將繳械之前也向越人進擊，也許越人不是上帝子孫吧，該永遠做奴隸的吧！在這裏給我們中國人一個很大的教訓，帝國主義的頭頂份子並未在民主自由浪潮中從地球上肅清，民主主義對待殖民地人民應是平等合作的，帝國主義頑固派却永遠不希望殖民地人民抬頭與自由獨立！法國剛從滅亡中給人家救起來，裨裨面目又表現出來了，這種作風，完全不合潮流，也不合法國人民的利益。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我們堅決的主張讓越南自由獨立！越南的北部和我們兩廣雲南密切相連，越南南部有五十萬華僑的生命財產存在，任何一個小市鎮都有華僑在開店做生意，每個越人都有中國人的血液混合在一起，（華越人通婚。）爲保障南中國之安全，我們有理由協助越南獨立；爲保護華僑利益，更應協助越南獨立；越人是中國的親戚，也同是被壓迫者，應該起來協助她獨立！我們認爲在戰爭時期協助過日本的越南法國統治者應該加以迅速嚴辦！果然德黑蘭的宣言和聯合國憲章不是徒託空言的話，沒理由由法國再來攻佔越南的！

最後，還有三件重大事件正在發展中，是每個中國人都該注意的，（一）美新聞處海牙第一日電，荷蘭政府本日宣佈不與荷印民族主義領袖談

制、蓋彼等正在爪哇發動亂事以支持其獨立運動之要求也。荷印獨立領袖爲蘇卡諾，公報並聲稱不准獨立黨人物參加會議，爲的是荷蘭也在正在玩弄一套允許荷印變成自治國的把戲。——渺小的荷蘭由於一向依靠了英國的關係，居然在萬里重洋之外掠奪得了一塊比他本土大五十倍的荷屬東印度（爪哇蘇門答臘等），現在是剛剛死過去活來，牠的裨裨面目又暴露出來了，然而荷印的自由獨立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發動着不要忘記了，荷印每個城市都是華僑在做主要買賣，荷印的獨立自由和華僑是息息相關的。（二）印度的獨立運動最近也在急激發展中，印度國民大會曾經召開全體印度人起來要求實現自治自立，這運動一直在職謀算的英國殖民地大臣欺騙愚弄之下，拖延下去，印度許多城市如孟買加爾各答等已逐漸不安起來了，這運動正在發展中，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一三萬萬七千萬印度人，是絕對應該讓牠自由獨立的，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起，英國就曾經允許印度獨立自治，經過了兩次大戰犧牲，死傷了過百萬印度軍民，印度也該得到的自由獨立了，可是事實如何，英國是否依然維持牠的舊統治，每個中國人都得留心！（三）前幾天報紙上又載着另一個奇異消息，說菲律賓政府正擬下令嚴厲執行一個新政策，大致是說今後所有菲律賓的商店應全部由菲人開，店裏工人應全部由菲人擔當，不許外人在菲開設商店和做工，正在發展着一種排華運動，爲的是華僑在菲律賓開設了很多的商店，握有中下等商業大權。這事我們希望他不會變成事實，希望菲律賓當局在慎重考慮之後加以取消，尤其是正在盟國美軍佔領之

下的菲律賓，一切大權操之美國，美國是否同意這一行動，我們希望有個切實人表示！爲什麼一個剛從死亡中爬起來的菲律賓，頭一砲就要打倒中國人身上，這是不能不叫人驚奇的！

警告中國同胞！我們不要給四強之一的標語熱昏了，不要忘記了本身是一個剛從殖民地地位解放出來的奴隸，看我們的四鄰，可怕的事情正急激地發展着，我們得加倍地警戒和努力奮鬥纔能夠完成民族主義革命，不讓歷史開倒車回去呢！

最光榮的一日

甘霖作



我們中國正在走向民主團結和平建設的大道，任何黨派，都一致爲此努力，全國人民，也萬衆一心擁護這個目標。那末，不能理解，敵人用來防止愛國份子活動的「保甲」制度，有什麼理由加以保存呢？預備用牠來防止誰，鎮壓誰呢？想動員人力去做什麼呢？

民衆不需要「保甲」！民主的政府也不需要「保甲」！

市民需要組織嗎？

那末，是否說，五百萬上海市民無需組織起來？絕對不是的！民衆的漫無組織確是我國的大弱點，「組織才是力量」，一點也不錯。然而，爲了建設一個民主化，工業化的新中國，所要的組織無論如何不是「保甲」。只有中國古代封建帝王要建立專制統治，或日本侵略者要建立殖民政權統治才用得「保甲」。

如何實現真的「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好的名詞。牠不能被曲解等於「保甲」！上海一市是一個地方的單位，不能分割成一街，一巷，一戶，來強迫「自治」！

只有幫助上海民衆按其對建國任務的不同，自動自願地組織在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等團體中，並按其業別，校別鄉別再分爲分會支會，才能算民衆的基層組織。因爲在這種組織中人們利害共同，交往頻仍，才能互相認識，互相信賴，和「選賢與能」出來。

凡違反孫中山先生「喚起民衆」的原則，而代之以「命令民衆」「強迫民衆」的任何人都只有招致反對而不會達到「其目的」。企圖保存「保甲」，也一定逃不出這條定律。（完）

戰時上海五金業內幕

在現代戰爭中，資源的豐富與否，無疑是決定因素之一。在資源範圍中，金屬品該被列入一等主要的地位。各交戰國都盡一切手段來統制牠獲得牠。所以這八年抗戰，給予上海五金業的波動自然是挺大的了。它曾遭受到被敵人掠奪收買的災難；同時也有它為全國人民所不齒的危害民族的資敵大罪惡。

初期的資敵活動

當八一三戰爭暴發後，上海五金業就開始為敵寇探視着了，這時在虹口浦東地區的金及鐵業商號的貨物被強奪，鐵工廠被強佔，雖則曾經利用了洋商名義出面交涉，及部份的車運到租界裏，但損失也相當可觀的。據不準確的估計約值二百萬左右（八年前貨價）這初步的不幸，亦正是三年後更大的打擊的先聲。

從一九三八起，五金業的收類們，就開始他偷偷摸摸地幹起資敵的勾當來了。一直至一九四二年止可說前期資敵的時期。

在敵軍打通了津浦綫，進攻武漢的時候，戰爭一直在激烈狀態中進行着。作為華中兵站的海，就要及時地供應敵前線所需要的建築軍事工程，電信交通及修理機件用的種種的工具與原料於是就向上海市場上來採辦了。首先有三井洋行五金部買班命蘭亭，代理陸軍部最早出現在蘇州河浜銀行與當時二大銅錫行那裏，購辦雜鋼，鉛絲、洋灰、紫銅、鉛銻等。次之有沈光宗專為三菱船廠（即我江南造船廠）採辦艦艇材料。以銅

板銅板管子——等為主。又鐵業源祥號代軍部製造刺鐵絲。其他如祥大源（大道市府傳被巷所設）及恆大昌（王運堂已死）義源錫錫號（丁兆蘭）永利錫錫號（周祥炳）等等商號或與軍部或與日商洋行進行買賣。當時敵寇所羅致的物資分

二方面，除上面所說的：上海部份修理軍需外；（以工具半製成品居多）由日商輸至日「滿」製造軍工（原料居多）。這時國外尚可定貨。後來雖然歐洲戰爭爆發，禁運者固然有，中立國家洋行仍可裝運，甚至某些英國洋行與該業勾結一起，利用技巧獲得英領事向香港等地購運。所以物資頗為豐富，資敵也沒有數量上的限制。這裏沒有全盤的數字可以供給讀者，却把個別的提出亦可略推察一斑材料如在一九三八年單單某一銅錫號於一個下半年中以鉛銻、錫錫，資敵有一千多噸。又如在一九四〇年一個十月內，鐵業中被買去鋼鐵貨物數達萬餘噸。在這麼長的歲月中，有那麼多的奸商，將不知有幾千萬噸的金品，恢復了多少敵人手中的武器的射擊効用，不知製造了多少殺害我們戰士及人民的槍子彈，這批資敵的漢奸們殺他們幾十幾百也不能安慰在天的英魂的萬一。

他們知道在人民在正視着它的於是運用許多技巧作掩護：如通過美德洋行；或將進口不進蕪湖即委託進口洋行報轉口運向華北及日本；又有開設聯號全以資敵業務，自己則在幕後指示，必要時可以焚戶沒跡的收斂拉倒。當然也有更無恥之類以資敵為英雄公門進行如錫鐵業的蔡子香竟在廣庭場合中說：「資敵怕什麼，中國人還會來嗎？至多挾了財產往日本一跑不是了事了嗎？」

這些類似的東西在各五金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

十二、八敵人開始了更瘋狂的擴大侵略行動在還新的要求下，它必然地需要更多的屠殺或鎮壓的武備資本——金屬品，可是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國主義「關於戰時的重要資源依存於國外的即橡膠一〇〇%石油九〇%非鐵金屬五三——九八%鐵業五二%是要仰給於輸入的。這些數字尚且是平時狀態下的，一旦戰爭爆發消費陡增之時，當然不止這些的。」（見戰爭戰爭，德，華爾泰，巴爾）當然狄寇在發動戰爭以前的整備時期內，可以拚命的向外吸收着金屬品但在二、八戰爭一爆發後即全力轉向現存統制區內執行殘酷的擄掠，所以十二、八晨蘇州河派上的鐵行及其他銅錫原料業大五金業，都被敵人迅速地有整備地封起門來了，接着就是海軍部的與陸軍部的軍需處，根據他們所管轄區域內的大量搬運「五金業遭臨到空前的劫運了。」這時候不限業內人連上海人民都這樣的說着：

到十二月十七日敵海軍最高司令部公佈了「重要物資申報佈告」將最所主要的金屬品歸納鋼鐵類的十二種，非鐵金屬十二種，各貨只要價值在五千元以上者就需登記，其目的無非把全上海的五金物品來一個全面性的澈底了解，隨時隨地徵收應用。於同月二十日又由法租界當局授命發出內容全同的通告。這只是敵人恐怕統制得不夠全面吧了此時五金業只得在心慌意亂中存貨申報進去，各同業間以「自衛」計只公議了各貨的統一價目而已，整個命運還不是完全落在敵人魔手中了一切等候擺佈！

敵人爲了把已登記的物資，進一步的嚴格控

制，就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又由歐海陸軍共同聲明「處理上海物資辦法」內將五金品列為間接可供軍用之物資，包括（一）鋼鐵——一、建築材料鋼鐵及鐵片，二、特殊鋼鐵，三、生鐵塊，四、舊鋼鐵碎鋼鐵五、馬口鐵及鍍鋅銅片。（二）非鐵金屬（半製品亦在內）——一、青鉛，二、錳，三、半田，四、錫，五、錫，六、錳，八、銅，九、鎳，十、鎢，十一、鉻，十二、鈾，十三、鈾，十四、混合鐵，十五、鉛十六、鎳，十七、鉛，十八、金，十九、銀，二十、水銀，二十一、鎳錳絲，二十二、紫銅及銅合金。這公告主要，說把以上的五金物品敵方「有權加以沒收扣留徵收或收買」及「各貨一概禁止買賣轉讓所有權或設定質權抵押權等一切轉讓或變更所在地之行為」。

在這前後，一個打擊性的佈告無疑先把五金業捉進拘留所然後判決了它的死刑，打個響如說：當時五金商行無非是敵軍需部的棧房吧了，看守的都是它的了。

以後就是展開大規模的統一收買。由於上海五金業的販賣性及分散零碎使敵人感到技術上的莫大的麻煩，所以通過鋼鐵業敵對蔡子香及五金業敵對張運勤於二十一年二月四日在香港路鐵業公會成立了上海五金鋼鐵錫業臨時聯合辦事處，那時即議成這……茲因日本當局擬向我四業購賣五金鋼鐵錫等貨，我四業為謀共同利益（！）接洽及與關係當局密切聯絡起見……老實說這不是幫助敵掠奪物資的兇手機關是什麼呢？這組織即在三月二十日奉「當局」命令之下成為「上海鋼鐵工業統制協會」及「華中非鐵五金業統制協會」人事由張運勤主事前者，後者由蔡子

香主席，兩者並有日本人參加其內。被這收買物資達五萬萬元之多。當時物價所收到的只百分之七五的代價。整個五金界被摧殘得把存貨損失了百分之六七，所剩餘的且是次要零星的了。整批的，重要的被收買了，所剩下來的敵人並沒有放鬆它，當本埠工廠各同業間有所交易，非先得向統制協會申請得他們的許可後，發給證件，才能運，同時還要抽百分之幾的捐稅，這捐款作何用呢？鬼知道！而那批專門賣敵的商號，他們在收買時，由於已經在敵人的交情早就設

在敵人的幫助下事先逃過了，不但如此，竟還利用統制協會的職權，大事舞弊，如張運勤以他「上海鋼鐵工業統制協會」的理事長向同業收買盤元，其實是他私人售日本商界的，這種趁火打劫的靈息，真是喪盡天良。又如別的商號都受統制的靈息，而平時與軍部勾結的且擁有什麼榮字部隊登記字部隊，及海軍軍需處的特殊文件，可以自由販運不受限制，所以統制協會，是專事於正直商號的錘抽而資敵者不但不受損失，倒給予他們專利機會。

到一九四二年，經過了敵人掃劫後，那統制收買，已經限制了收買的阻礙，於是撤消統制，改為十足出資買賣的方式。所要的也降落到次等的或土鍊的了，這便分散或留藏的貨物，能起引誘作用，在鋼錫原料方面，能把各小城鎮中舊貨，流集攏來，同時敵方某些時候能先發大量款予往來商號，以致盡量收羅，像恆大群立為三井××等為軍部收買鋼鐵半製成品，鋼錫業如久×久×等專收銅幣，王×記之專收銀幣，甚至如四馬路中的那家小錢莊也專收各種硬幣，促使

各地硬幣都集中到上海來。又各鄉村在敵人軍事的或經濟的摧殘中，使無數破產的農民把零星的銅錫器皿向各小城市出賣，銅錫業就執有軍部的「許可」到各城市的收集，而馬士章范子文蔡子香張德泉等巨子則在滬大批的買進集中，經過羅煉，整批的售與敵方——兒王機關的各衛星組織居多，在勝利以前他們的營業真是川流不息，日利千金，每天軍用卡車來往在真是興隆景象，

華文講解
英漢對照

自修英文書

辭典工具
文學名著
一律特價發售

- ★辭典字典
- ★英漢辭典
- ★英漢小字典
- ★英文成語辭典
- ★英漢兩用辭典
- ★漢英兩用辭典
- ★漢英小字典
- ★辭典辭林
- ★國音學生字典
- ★中華標準國音字典
- ★對照及英文本
- ★泰西三十軼事
- ★泰西五十軼事
- ★泰西夜譚
- ★伊索寓言
- ★伊文見聞錄
- ★威克斐收師錄
- ★莎氏樂府
- ★英文自修叢書
- ★英美會話
- ★泰氏標準英文法
- ★英文成語法題解
- ★英語之門
- ★活用法表解
- ★英文法表解
- ★英語常用一千字
- ★英文常用成語六五〇
- ★英文造句與作文
- ★英文應用文寫作
- ★自學英語會話
- ★英文文法
- ★英文作文範本
- ★英文文範本
- ★英文寫英文日記
- ★英文寫英文書信
- ★中文英譯法

四馬路三三八號
電話九五九六七
啓明書局 目錄附
郵部寄



沉痛的回憶 (一)

張 泰

下面所記的是發生於筆者服務海關中與自己的故事，現在雖然事過境遷，但我仍是沉痛地記在心頭，因為我覺得細細的體味這些故事，能使一個天真的人多懂得些世故的。

一 匯山碼頭風波

諸君大概總還記得一九三五——三七年日本人大規模走私的故事吧！那時候，不納關稅的日本走私貨滾滾流進中國各口岸，傾瀉在中國市場上。而大量的銅圓，銀幣却給無盡止的偷運出口。

我們是海關的外勤工作者，國家賦與我們責任是查緝私運，保護關稅。論理我們是應該守住國家的經濟戰線，而打擊這批走私的日本人（當時叫做浪人）！這原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是！儘有許多事情，道理是道理，而事實却是另外回事。當日本浪人在上海狂瀉地走私的時候，我們的上司却命令我們說：「不許跟日本人鬧事，而弄出麻煩來」這就是說，不許跟浪人為難。當然我們的上司也是奉他的上司命令，而上司之上還有上司。

其時輿論雖然要求海關強化緝私，社會的眼晴注視着我們，我們是身歷其境的人，親眼看看

日本浪人的橫行，而我們的職責恰是應該阻止這種橫行的，可是上司的命令是「不許弄出麻煩來」所以使我們處在痛苦的矛盾中。

雖然如此，但有時也還要引起些小小的衝突，現在寫在下面的就是其中的一件。

事情發生在匯山碼頭，在一九三六年的某夜。

匯山碼頭是日本輪船碼頭，那夜，日本郵船「上海丸」停泊着，翌晨要開往日本長崎的，像往常一樣，汽車裝運來沉重的木箱，日本人特有的鐵罐葡萄酒，醬油桶，成羣的日本人川流不息的來去，源源把這批木箱搬運上船去。

當時，有五六個海關稅警派駐在碼頭上看守着的，他們對於這種勾當，是看得太多了！所以每個人都知道那些桶子，木箱裏裝的是銀元或銅幣，這些都是中國人的貲蓄，裝上船明天就可到日本，他們眼睜睜的看日本人，在他們面前堂而皇之的裝運這批私貨，責任感與愛國的良心，使這幾位稅警顧不得那「不要弄出麻煩來」的訓示，他們攔住這批貨企圖停止這個勾當。

對於這種勾當日本人是明目張膽地幹慣了的，那幾位稅警對他們阻止使得他們暴怒了，於是發生了騷動，日本浪人聚集了一大羣，結果很簡單，徒手的稅警，被他們打散了，稅警麻子連被

棍擊流血，受了重傷。

第二天，關裏的稅警受了斥責，因為他們敢阻違反命令而弄出麻煩來，論理他要受處分的，後來總算原諒了他們。

活該倒霉的是麻子連聽說他進醫院不久，因為付不起錢，只好出院而躺在家中，承受痛苦的煎熬。

日本人的碼頭還是照常的搬運私貨，所不同的是後來日本領事館的警察派到碼頭上的人數聽說增加了些，而海關派到日本船上的人員減少了一些，並且以後在匯山碼頭像這樣遺憾的事，的確沒有再發生過。

二 發生於救火船上的一件事

八一三打了一仗，一天南市招商局，寧紹碼頭中彈起火中國的產業被燒燬了，海關火政處救火船（普濟號）上的中國救火員要求開去施救，但是當局不許，這時期也發生一點小小的騷動。

過了不久，虹口英商顧泰碼頭着火了，當局命令「開去搶救」，這在中國人看來，火政處當局對於前後兩處火警的處置，似有偏仄之心，而同時在另一方面，日本飛機在浦江上空盤旋，機槍狂暴地掃射，事實上也太危險，不能去。所以中國救火當局，不願執行這一命令。於是火政處當局下了另一道命令：「全部中國救火員革職查

讀者信箱

編輯先生：

在報上看到了國民大會將定期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集的消息，同時又看到了上海國民大會代表聯誼會成立的消息，我覺得有許多名字很為自己見聞不廣，孤陋得很。但國民大會的代表既然是代表國民的，鄙人也是國民一份子，對於代表情形竟然隔閡之至，未免慚愧。你們站在輿論界前頭，知道的當然比我多得多，很希望設法把上海的國民大會代表們，給大家介紹一下，特別是他們每一個人，在抗戰八年之中，替國民們立過多少功績，值得向大眾宣揚的，請仔細報道一番。想來這對於國民大會和市民的聯絡與代表威望的增加，必大有裨益，不僅能滿足我個人的好奇心，恐亦為許多閉塞的市民們所同樂聞的吧？

還有，我知道的有一位國大代表，他在抗戰時期，非惟不會效忠國家，而且大發國難財，甚至投敵求榮，做偽商統會的理事，和日人合辦紗廠，製造軍械。代表商華各廠，發表演說「感謝『敵人造國』」的効力，這樣的代表，是否應該取消資格呢？以上兩句，並希解答為禱。此頌

國民張壽彭謹上。十月六日

壽彭先生：

您關心國民大會的事，足證愛國之熱，很是欽敬。我們很慚愧知識之淺陋，不够滿足你的雅望。在報上發表的代表名單中，我們所知道的也不過王曉籟，吳紹澍，張京士等幾位先生，而這幾位的命令在上海是婦孺皆曉，言行的紹介，別地方也見過了不少，恐勿須我們曉舌的了。所以我們只能把尊爾轉載於此，以供權威方面的參攷

，藉表同情了。我想這是件好事情，國大代表聯誼會諸公一定會滿足您的要求的。

至於附遵有據的國大代表，自然取消資格，這已經中央明示過了。我恐怕他們受審之時，罪加一等也會可能的吧。草覆，乞諒。祝您健康

編輯者

編後記

從這一期起，我們將篇幅增加了一倍，這是應許多熱心讀者的要求，而硬著頭皮挑起來的担子。實際上人力和物力要增加的一倍，不止一倍。這一個月內，排工漲了一倍，白報紙漲了四倍，本刊的定價，也是力求其低廉，其奈無米難以為如何？

由於人力不足，上期中錯字之多，簡直使得我們慚愧得無地自容。本期起添聘了一位校對的專家，相信能致善不少。

然而，要沒有大家的幫忙，這個刊物是很難成長起來的，我們期待着大批的定閱，投稿和批評。

有些讀者批評本刊的文字不够漂亮，這一點我們完全承認。應該說這裏大部份的稿件都是無名作者的習作，雖老練圓熟程度自然還差得遠。稍堪自慰的是，這些文章，都還能不脫離現實，不作無病呻吟。當然，文字方面，仍得進一步求其洗鍊。

我們歡迎短小精幹的內容重於形式的文章，少一點空洞的熟套，多一點具體材料。如本期關於五金業的一篇就頗值一讀，原稿有幾句激動的口號，我們不氣地給刪掉了。

朱達剛先生曾久居越南，非但熟悉南洋華僑的生活和痛苦，而且親身幫助越南弟兄的民族解放運動。他所寫的關於雞拜的幾件大事，自非隔靴搔癢者可比。

芷生和林傑二位，都是金融業中人，他們對同一問題，各有獨到的見解，就一併發表了。關於保甲問題一稿，來自一位飽受煩擾過的「甲長」，想來也是容易引起一般吃過保甲虧的朋友們共鳴的。

辦」這樣一來整個火政處發動了，事情鬧到海關最高當局，大家向海關最高當局要求收回成命，經過了些迂迴曲折的周轉，海關最高當局答允了救火員的要求，總算有把他們革職和查辦。

海關最高當局這個措置是賢明的，賢明不僅能對這班救火員，大為懷，尤其這個措置能够避免事態擴大，引起羣衆激憤，或平瀾大了給外界知道，予社會輿論界極大的評擊呢。

(下接第十六版)

「我呢？」妹妹珠問道：「你也小着呢。那個時候咱們有一片店，一幢房子，那個時候快活的日子，珠兒！恐怕你也没有得到呢？」

「爲什麼要離開那兒呢？」

「不得已呀！就是青兒出世的那一年，日本鬼子來了，夜裏咱們沒有帶一點東西逃出來。」

「都是戰爭害人不淺」母親嘆着氣。

是父親樂聲的聲音：「如今也快了，局勢一天天的好轉，不久就太平了，那個時候物價又會便宜又有快活日子過了，青兒的肺病也會好了，珠兒也該上學了，只要我們國家能得到最後勝利……」

勝利了，方梅珍的一家以瘋狂的姿態去迎接勝利，他們的希望是密密的和勝利連繫在一處。然而勝利帶給這在戰爭中毀掉一切的家是什麼呢？

父親服務的公司解散了。

方梅珍仍舊被摒棄在「兒童樂園」的門外。「奇蹟」還是繼續着。

但是方梅珍想總有一天「奇蹟」會從大地上消滅的。

男嚮導

韋

清晨。

江海關大自鳴鐘打了七下。

黃浦江面的水氣還未消失。

六號碼頭的鐵欄杆旁站着一個矮小的中年人，他穿着一件舊的西裝襯衫，一條褪了色的黃短褲，短統襪子下是一雙皺裂的黑皮鞋。

他面向着東方，像是望着什麼，又像是等待着什麼。

碼頭上的人逐漸多起來；江海關大自鳴鐘的長針兜了一個圈。

一會兒，人們的脚開始移動起來；人們的眼光集中在一個方向；原來，拋在江中的美國兵艦上的水兵乘着舟渡過來了。

水兵們高聲地呼喊着，一個個的跳上了岸，長脚骨開着大步，站在旁邊的人覺得有一陣風掠過去；人們大都張着口，呆呆地，驚異地而又出神地望着他們，因為他們就是身經百戰的活躍在太平洋上的盟邦海軍。

那個矮小的中年男子從人叢中

突圍出來，用急促的步伐去追上打頭的二個水兵，他首先向他行了一個不規則的五指禮，然後以極度親善的口吻用英文向他們說：

「早安，你們……」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而他的小小身體已經同高肩膀撞了一下，他險些兒站不定脚。

他鼓上勇氣去追上另外二個，可是他們也不理他；他再試，但是

又碰壁；他一共試了七次。

他沒有收獲；祇有四周羣衆投給他一種無法形容的眼光。

江海關大自鳴鐘的長針兜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中午，他就在繁華的外灘區，面對着江海關大自鳴鐘頂上勝利的國旗，咬着大餅油條。

他繼續在碼頭上等着，因為還有明天，不，因為還有下午。

下午，兵艦上的水兵又一批上岸了。

這回可不同了，當他向三個並行的水兵說「開場白」之後，他們

就站停了脚望着他——從頭望到脚；這頃刻間，他的表情真是一個美麗的鏡頭，用拙筆來形容的話，就是討人歡喜——討人歡喜的表情在一個中年男子的面上。

他們在前面走，他在後面跑；馬路上的人們都覺得好奇，有女人橫着眼抿着嘴微笑，

他陪他們進入一家皮箱店。

皮箱店裏自然得哄動一下，因為「財神菩薩」進門了。

他首先向店裏的夥計打個招呼

你們不要開口，我會向他們說

夥計他們點了點頭

三個水兵之一看中了一隻皮箱，問他什麼價錢。

他看了一下皮箱上的標價，寫明是中儲券一百五十萬元，他當然不會錯過機會，向他們說：

「便宜得很，ONC（法幣）一萬元。」

那個水兵點了點頭，他的心花

朵朵開。

角落裏有人在說話：「這個癩三，好進賬。」

那個水兵從袋裏掏出四張五元券美票，自然，在兌換比率上他又

有多了一筆進賬，當水兵們眼看別處的時候，一大疊鈔票塞進他的袋

裏了。

他幫他們提着皮箱，進那家出那家的走了一陣，一會兒，到了南京路中市。

水兵們想進大公司去，可是有一家公司的鐵門緊閉着，他們驚奇地問他：

「發生了什麼？」

「職工怠工。」他答。

「為什麼？」

「要求加工資。」

「他們每天月多少工資？」

「他們……」他說着，上前去看了一下職工們張貼的公告，然後說下去：

「他們不是每天，是每個月美金兩角或者三角。」

「哈哈。」賺七元美金一天的水兵們捧腹大笑了。

他們並沒有在這樁事情上談下去，祇有同命運的人關心着同命運的事。

是晚飯的時候了。

南京路上有的是飯店、咖啡館，酒吧間，可是他偏偏陪他們到靜安寺路上那家PPS，因為PPS

的僕頓領班跟他有個口頭協定，凡是

他拉來的水兵生意，有二成回佣可得。

他們四個人一起走進了PPS。

當他同PPS的僕頓領班打了

奇蹟

銅人

即使是在白雪紛飛，寒風凜冽的冬天裏，大漢小學也永遠不會感到一絲寒意。雖然這兒不是什麼避寒勝地；也不是什麼熱帶天堂，而只是最平凡、最簡陋的一間客堂。

大漢小學總共就只有這一間教室，同時還兼着辦公室。六級班次，一百四十個學生擁擠在一起。吵鬧、打罵、嘶喊、啼哭，一切喧囂的，粗野的呼聲驅走了逼人的寒意。

然而在這沒有一絲微風的，連空氣都烘着熱意的，煩悶的夏季裏却像蒸籠似的窒息得使人透不過氣來。

肩碰着肩，腿挨着腿，汗點着汗，一百四十個學生擁擠的軀着，誰也不能移動一下位置。至於那位總攬全校業務的女教師方梅珍也被擠到牆角去，她的動作必須非常小心，否則就有撞禍的可能；伸一件懶腰，「啊！一聲原來左手捧着小三子的禿頭；蘇一蘇酸酸「媽啊！」一聲却是右腳踢着吳阿國的髒腿。也像學生似的地只得合飽了兩腿，垂下了雙手。

石灰落盡的斑斑點點的牆壁，

變成學生成績展覽會。這兒寫的是

：「張阿福是小五車；」那兒寫的是「趙大狗是小赤佬。」這兒畫一個四不像的蘋果；那兒畫一朵不知名的小花。這是班次比較低些的學生的傑作。至於高年級的學生呢？幾個字還寫得歪歪斜斜倒學會了輕視教師，用着墨筆在顯著的地方大書：「先生先，先生先，買塊豆腐自家煎。」

方梅珍，那位消瘦的衰弱的女教師對於這些「高足」，也是毫無辦法，聽其自然。包括六種不同程度的，一百四十個學生全得由她教養。單是這些已使她驚慌苦心了，每天都弄得精疲力盡，聲嘶力竭，對於品行方面早已無暇顧及。

即使是有經驗的教育界老前輩而對着這些學生也會搖頭，然而方梅珍却負起這重担，每天，每天，她都準時到校，雖然這學期已將結束，還只拿着兩個月的薪水可是她還是教下去了。

每天，她都在這生活中旋轉

一年級是：「大羊跑，小羊跑，跑跑跑，跑上橋。」

招呼之後，他就回出來了；照例，他在這個時候，可以結束「纏綿」工作了，可是不，因為三個水兵預先關照過他，說「晚飯後還用得着你。」

因之，他祇好在 P P S 附近踹着，肚餓了，在對馬路的麵攤上吃了一碗牛肉麵，順便休息一下腿。

他留神地望着 P P S 門口進出的人，因為外國人的面孔是差不多的。

一個鐘頭以後，三個水兵突然在 P P S 門口出來了，他們找不到原來的人，大聲地喊着「Boy」。

設時遲，那時快，他早已連奔帶跳地過來了，也是大聲地回答着「我在此地。」

他們的酒氣是逼人的。其中一個向他比較低聲地說了一句話後，他就點了一下頭，接着，他就從包圍上來的三輪車夫中挑了一個。

一路上，他並不像某些人那樣，同美國人坐在一起就以白眼看人；他這時候正在想，想到剛才水兵們叫他為「Boy」，因為四年前，當他穿着抵括的西裝在高樂洋行任翻譯的時候，他是喊慣了「Boy」的。

歷史好像是一種是報復，喊人家為「Boy」的人，現在被人家喊

為「Boy」了。

他們的三輪車在某路某號的門口停下來，一同進去之後，又是他獨個子先出來，當然，他已在裏面跟一個不同性別的人打好了招呼。進飯是不會落空的。

他在門口等着；門內有歡笑聲傳出來。

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們才蹣跚地踱出來，後面還有人熱情相送；他為他們叫了一輛三輪車，當他們三個坐上車之後，他的右手伸出在他們面前，其中有一個似乎感到了，從袋裏掏出一張 C N C 十元券。

他接一看，大大地失望，於是向他們說：

「我陪了你們許多時候。」

可是他們都已閉上眼睛了，怕類似地「No No」，叫着。

三輪車向前推進了，他這也不上。

踏着月光，而迎着秋風，他結束了一天的「工作。」

第二天清晨。

江海關大自鳴鐘打了七下。

黃浦江面的水氣還未消失。

六號碼頭鐵欄杆旁站着一個矮小的中年人……

二年級是：「三三得九，三四十二，三五：」

三年級是：「名數除名數等於不名數」

四年級是：「I am a boy You are a girl」

五年級是：「雞同籠，頭八十隻，脚……」

六年級是：「……阿爹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學生們搖着頭，擺着身，唸得起勁，五分鐘

之後

「先生，伊罵人！」

「先生伊打我！」

年幼的孩子：「哇！」的一聲哭起來了，原

因是要撒尿，方梅珍也只得皺着眉頭跟着保姆的

職務領着孩子出去，於是教室裏鬧得更厲害了，

打啊！罵啊！哭啊！喊啊！方梅珍回來了是無數

的報告。

傍晚，學生們吵着嚷着到馬路上去撒野了。

方梅珍鬆了口氣，暈眩的腦袋，疲弱的四肢使

她無力撐起身來，倒在椅子上。

自稱是弱不經風，其實却把肥頭大耳的校長

先生兩隻腿登吃力的撐着胖胖的身軀慢慢地走進

來，很使人就心兩條腿支持不住，一身肥肉會倒

下來。

「方先生還沒有回去？」

「還沒有呢。嗚呼……我想向校長商量一件

事。」

「什麼事？」

工作，三個月來拿不到一塊錢，六年級班次一個
人包辦沒有一刻空閒，還得帶冷粥冷飯來塞飽肚
子，給學生們笑，家裏頭挨着餓……」方梅珍
緩緩的訴說着。
校長先生理由充足的打斷了她的話：「本來
教育就是清苦的事業，然而也是神聖地，崇高地
吧！朋友多得很，升官發財有的是路，為什麼要
來幹這無利可圖的教育呢？還不是為了國家，為
了社會……」

聽着校長那付為善者的態度，滿口「義務」
「國家」「社會」等名詞，幾個月來抑鬱在方梅
珍心中的憤怒像火似的爆發了，她再也不顧慮到
失業，痛快的吐吐着好久便想說而未說的詞句：
「誰不知道你跑單邦，誰不知道你是火腿店裏的
老闆，囤積投機都有你的份……」
老羞成怒，校長先生大發雷霆：「說話分輕
重點兒……」

這個時候校長太太也帶着蝦兵蟹將（公子，
千金）浩浩蕩蕩一路助威而來。
終於方梅珍昂然的離開了這所「兒童樂園」
——
拖着酸痛的兩腿，方梅珍在這都會的一角
一間亭子裏出現。
天是晚了，給工作磨難着的衰弱的父親爲着
每個月兩斗米的餉勞，到這個時候還在讓沉重的
工作來侵蝕他那僅存的精神。
年老的母親揀着那些被人家遺棄的煤塊、樹
枝向爐子裏塞。十一歲的妹妹早已嘗過了人生的
滋味，踏上了人生的征途。握緊着兩個小小的拳
頭使勁的搓着污穢的衣服。八歲的弟弟擺脫不了
結核菌的纏繞倒在牀上緩緩的咳嗽。

溫腫了多時的大雨終於落了，晴天這兒像火
爐似的炎熱，雨天到處瀉着水，牀、桌、椅、一
切的一切都在雨中，爐子裏的火熄了，母親拾起
了頭，沉陷的兩眼凝視着屋頂，默然的禱告着。

父親在雨中淋着回來，頭髮衣服到處是水，
他沒有嘆氣，也沒有叫苦。
兩碗糙米粥，幾根黃豆芽半飽半餓的結束了
晚飯。
父親開口了：「梅珍，學校裏怎麼樣？錢還
是不發嗎？」
梅珍緊咬着嘴唇緩緩的說道：「我已經辭退
了！」
「也好，犯不着替校長先生賺錢。」
「教育在他們的眼中也變成商業，真是奇蹟

。」梅珍憤憤的說道：「奇蹟，這是亂世中的奇蹟，等到太平了，
也就不會有了。」是父親的話「要不是那殘酷的
戰爭，咱們現在可真快活呢？」他沒沉在雷密的
往事的回憶中「那個時候的青兒，他望着牀上的
孩子」還沒有出世……」（上接第十三版）

人 人
編 輯 人 孫 祖 庚
發 行 者 莫 文 垠
出 版 者 人 人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國 際 三 報 社
四 馬 路 三 九 三 五 號
本 期 定 價 國 幣 二 十 元

廣 告 刊 例
（按 國 幣 計 算）
底 封 全 面 四 千 五 百 元
全 面 四 千 元
半 面 二 千 元
三 分 之 一 一 千 五 百 元
四 分 之 一 一 千 二 百 元
六 分 之 一 九 百 元